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暗红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暗红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红 / 董立勃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4.7
(DuDu 当代名家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ISBN 978-7-5469-5370-0

I. ①暗…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5659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王永民

责任校对: 王永民

封面设计: 党红

版式设计: 李瑞芳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决审: 王英强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书 名 暗 红
作 者 董立勃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www.xjdzxy.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5370-0
定 价 30.5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第一章	被俘	1
第二章	逃跑	10
第三章	错误	17
第四章	生还	28
第五章	征杀	38
第六章	遭遇	46
第七章	情迷	55
第八章	义重	66
第九章	惊变	76
第十章	劳改	88
第十一章	释放	96
第十二章	重聚	108
第十三章	苦味	117
第十四章	大乱	126
第十五章	血溅	136
第十六章	暖和	144

目 录

第十七章	远走	154
第十八章	绝恋	169
第十九章	消失	182
第二十章	寻找	191
第二十一章	相会	201
第二十二章	同行	211
第二十三章	火热	222
第二十四章	尽头	230

第一章 被 俘

一个叫周五的男人，在遇到了一个叫赵六的男人和一个叫郑七的男人后，他的人生就有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是一个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就不能不从周五当八路军打鬼子时说起。

一个营，打一个团。一个营，是八路军；一个团，是小鬼子。

要说不怕死，都不怕死，可兵力上弱，武器上也差，打一阵子，就打出了差别。

八路军守着一个山头，守不住了。鬼子围住了三面，再守下去，把后面一条小路再给断了，一个营的人，怕是没有一个能活。

营长一看，说不行，得撤退。这个营，也是打掩护的。派任务时，团长就说了，能守多久就守多久，守不住就跑，别把本都拼光了。营长一看表，守了三个小时了，可以了，决定跑。

可这么多人，不能一下子全跑，鬼子一会儿就发起一次冲锋，想

一下子跑掉，可没那么容易，得留下几个人抵挡一阵子。

营长让三连抽一个班留下掩护。三连长想了想，就留下了二排二班。

其实留哪个班都行。没留别的班，那么多班，一下子想到了二班，没啥别的原因。三连长只是那么一想，就想到了二班。

可能是昨天晚上，在村子里宿营，连长半夜去查哨，查到了一间屋子时，看到里边灯亮着，走过去往里一看，看到几个家伙正拿着一个瓶子在轮流着喝酒。

本来有纪律，不是过年过节，不让喝酒。喝就喝吧，还不悄悄喝，还要边喝边划拳。连长生气了，推门进去，让喝酒的全站起来。几个人，光着膀子，只穿着裤衩，看着实在不像样。

连长问：“哪个排的？”

其中一个说：“二排的。”

又问几班的，还是同一个人说：“二班的。”

连长问：“谁是班长？”

还是这个人说：“我。”

连长问：“你叫什么？”

这个人马上说：“我叫周五。”

连长问：“为什么喝酒？”

叫周五的班长说：“有些冷，喝酒暖暖身子。”

连长问：“哪来的酒？”

周五说：“向老乡要的。”

连长问：“忘了纪律了？”

周五说：“没忘。”

连长说：“马上把酒还给老乡。”

周五说：“不好意思，已经喝光了。”

说着，周五把空酒瓶子在连长眼前晃了晃。

连长一看，瓶子真空了，说了一句：“下次再不能这样了。”说完，连长就走了。

这个事，不算个事。连长也不会为这个事和这个二班，和这个叫周五的二班长过不去。连长也不知怎么回事，一说让他派一个班掩护撤退，一下子就想到了二班。

别说连长没想那么多，二班长同样没想那么多。命令传到二班长周五耳朵里，周五马上大声喊了一声“是”，紧接着又习惯性跟着说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带着十二个人，跑上了山头的最顶尖上，准备对付鬼子的新一次攻击。

枪炮还没响，这一会儿静得很。周五一看，那么长一条战壕里，只趴着这么几个人，心里一下子没有了底。再回头一看，别的人，全弯着腰，往山后的那条小路上跑，跑得可快了，有点像兔子。

看到连长也在跑，周五喊了起来。听到喊声，连长停下来，问周五有什么事。

周五跳出战壕，跑到连长跟前问：“我们守多久？”

连长想了想，说：“能守多久守多久。”

周五问：“守不住咋办？”

连长说：“你是个老兵，这还要问？”

周五一想，这个问题是不该问。

周五不问了，又提出了别的要求。周五说：“多给留些手榴弹吧。”

连长一听，没说什么。喊了一声，一群正跑的兵的停下来。连长说：“把你们的手榴弹全给他。”

再回到战壕里，周五背了满身手榴弹，挨个给大家发。还真不少，一人十枚，加上本来身上带的，每个人差不多十五枚。有了这些手榴弹，周五多少踏实了些。到底能守多久，周五不知道，可周五知道，有了这些手榴弹，就可以多守一会儿了。

果然这些手榴弹很厉害，小鬼子的第一次进攻，在一阵爆炸声

中,很快就粉碎了。周五喊起来,打得好。接着,提醒大家,手榴弹可要省着用。周五知道,要是手榴弹没有了,这个山头就没法守了。打了那么多仗,多少打出了些经验。打仗是要勇敢,是要不怕死,可一场战斗能不能打胜,还不能光凭这些。想到这,周五回过头,朝山后看了一眼,看到最后一拨人已经钻进了树林。他知道,只要穿过这片树林,再趟过一条河,他们就会没事了。

这会儿,和周五有同样想法的,还有营长和三连长。营长姓张,连长姓李。

李连长走到张营长跟前,刚要说什么,听到背后传来猛烈爆炸声,两个人回过头去,朝着山顶上看了看。

张营长给了李连长一支烟。张营长问:“班长叫什么?”

李连长说:“叫周五。”

张营长想了想,没想起是谁。一个营,有许多班长。一般的班长,营长不可能认识。

李连长让张营长快走,要撤到安全的地方,还得走一阵子。边走,张营长边想,这个周五,怕是再没机会认识了。

都知道,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留下掩护的人,在他们接受任务的同时,基本上就可以把他们当烈士对待了。

已经打退五次进攻了,现在每个人的手上,只有两枚手榴弹了。

十二个人,现在只有六个人了。六个人中,还有三个人负了伤。

六个人,这会儿,全转过脸,看着周五。

周五知道这会儿,大家看他是什么意思。可给他的命令是让他能守多久就守多久。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还有一个人,只要还有一颗子弹,还有一枚手榴弹,就不能后退。

想到了这句话,周五没有说出来。有些话,说出来,似乎比做出来

更难。

周五决定啥也不说，他抓起腰间的水壶，咕咚咚喝了几大口。

喝过了，没有把水壶放下，再挎到身上。他走到别人跟前，把水壶递过去，让大家挨个喝。每个人拿过水壶后，都没有马上喝，全看着他。

都知道，他这个班长，别的事上很大方，可有一件事很小气，指的就是他腰间的那个水壶。它是个宝贝，从不让别人碰。也知道，为什么不让别人碰。因为，里边装的不是水，而是酒。每回打仗，准备发起冲锋前，周五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拧开壶盖，灌一口烧酒。喝完了，马上拧上盖子，不让别人喝。这一次，却不一样，拿起了水壶，让大家全喝。

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没有问。不用问，酒一进肚子，心里头马上烧起一把火。火一着起来，周五想说的话是啥，全都明白了。

酒壶再回到周五手里时，周五没有再放回腰间，而是举起来，朝着空中扔去。扁圆的酒壶划着弧，像鸟儿一样飞着，正撞上了一颗炮弹，炸得没有了影子。

炮弹落到地上，炸开了。炸开时，周五趴在地上，没炸着。

炸完了，周五爬起来，一看，几个兄弟，全给炸死了。周五眼红了，喊了一声：“小鬼子，我跟你拼了。”说着，朝着冲上来的鬼子，扔出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炸了，几个鬼子倒下了。

鬼子太多，倒了几个，又上来了一群。周五想用手榴弹再炸，弯下腰去找手榴弹，记着好像还有一枚，找了一阵没有找到。

没找到，直起腰，往四周一看，战壕上站满了鬼子，全盯着他看。他急了，朝一个鬼子冲过去，那个鬼子离他近。冲上去，想把枪夺下来，可鬼子一躲，让他扑了个空。扑到了在一堆炮弹翻起的土堆上，样子有些难看，鬼子全笑了起来。等他再翻身过来，几把刺刀逼到他脸上。鬼子没说话，可刺刀说了话。周五听明白了，要是他再敢乱动，就要他的命。

周五不动了，周五不是怕死。一上战场，枪一响，炮一响，就顾不

上想了。再说了，想也没用，谁也不知道，一粒子弹会从什么地方射过来，一发炮弹会从什么方向飞过来。

死这个东西，看不到，等看到了，就晚了。死这个东西，也躲不过去，真要你死，你就得死。啥叫不怕死，就是不去想，不去想，就不会怕。

可这会儿，情况有些不同，刺刀逼过来，让你死。看着死，闪着寒光，朝你逼过来，谁都会有一点儿怕。

周五想，不能这么死，这么死有点不值，要死怎么也得拉一个垫背的。一个鬼子会说中国话。这个鬼子说，把手举起来。躺在地上的周五，就把手慢慢地举了起来。不过，刚举了一半，周五想起了什么，不往上举了。举手投降，那是鬼子干的事，八路军不能干。不过，鬼子也没为难他，看他没有再反抗，也就当他投降了，没有再把刺刀往他肉里扎。

说真的周五不想当俘虏，不想投降，他想怎么样能更壮烈些，可眼前这种情况，好像除了往鬼子的刺刀上撞，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周五想到了往刺刀上撞，可只是想了想，没有去做，也来不及去做了，鬼子动作也快，几个家伙扑上来，一下子就捆住了他的手脚。

八路军上课，说鬼子全不是人，是野兽，和他们打仗，就算不被打死，被他们抓了，也会枪毙和活埋。周五被抓住了，用绳子捆了起来，才想起了这个事。心里就后悔，后悔在战壕里，没朝着鬼子的刺刀扑过去，可这会儿没办法了，只能等着处死了。

没有被马上处死，送到了—个地方，那里还站着一群俘虏。远处—看，穿着—样军装。心里想，看来，也有—人和我—样，这么—想，心里好受了一点。

来了—辆大卡车，让全部俘虏上车。—上车，离得近了，周五看出来—了，那些俘虏不是八路军。穿的军装是—样的，都是国民政府给的，可胳膊上有个布章不—样。他的臂章上，缝着八路两个字。那些俘虏

的臂章上，缝着五路六路的字样。他看到了人家臂章上的字，人家也看到了他臂章上的字。互相那么看了一眼，就不看了，把脸转了过去，谁也不去理谁。

一点儿也不奇怪。别看都是中国人，穿着一样军装，都在和鬼子打仗，其实骨子里仇恨着呢。鬼子没来时，两边打得很凶，周五这边是农民军，和正规军打，有点打不过，眼看就要被打光了，就从南方往西北跑，跑到了黄土高原，政府军还是追着打，非要把农民军消灭掉。正在这个时候，鬼子来了，鬼子是东洋人，要来占领中国，要让中国人当奴隶。这可不兴，自己的家园，怎么能让外人横行霸道。两边一商量，算了，先不要打内战了，先一起对外，把鬼子打跑再说吧。于是，戴着红五角星的周五，就换了衣服帽子。红军不叫红军了，叫八路军，仇敌变成了兄弟，变成了友军，一块儿和鬼子干。

有鬼子在眼前，大家是兄弟，鬼子是仇敌。鬼子不在了，互相见面，还是不能真心当兄弟。

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棚子里，麦草地铺上，一群俘虏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周五抱着脑袋，坐在那里，不想和周围的这些家伙说话。

几个家伙注意到了周五，朝周五凑过来。一个家伙问他叫什么名字。周五没理他。又问他是不是八路军。周五理他了，晃了一下胳膊，说：“你长着眼睛，不会自己看呀。”

那个家伙说：“嗨，还挺横的，说真的，一看到你们这些八路，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周五说：“有什么可气的，我们可没有不抵抗，把半个中国都让给鬼子了。”

那个家伙说：“你知道个屁，为打鬼子，我们不知死了多少兄弟了，倒是你们趁我们打鬼子时，去抄我们的家，说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干的全是土匪的事，说你们是‘共匪’，一点儿也不冤枉。”

周五说：“谁说我们不打鬼子了，平型关战役，还有百团大战，多

少鬼子都让我们消灭了。”

那个家伙一听周五说，笑了起来，说：“就打了两仗，还有脸吹，松沪会战，武汉保卫战，还有台儿庄大战，那才叫打仗，才叫打鬼子，你们，就是土匪，就会在后边打打游击战，实在没出息。”

周五一听这话脸上有些挂不住，说：“你们才是土匪，就会欺负老百姓。”

这么多人，周五还嘴硬。小军官火了，想教训一下，一挥手，几个家伙冲上去，朝着周五伸出拳脚。

周五可不想白挨，当了俘虏，本来就窝火，还要挨揍，怎么能忍受。打不过，也得打，大不了被他们打死。反正早晚也是个死，死在这些家伙手里，总会比死在鬼子手里要强些。这么一想，周五就不怕了，和四五个国军兄弟对打起来。

打了一阵子，周五被打得趴在了地上，几个家伙，还要骑到周五身上打。

这个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不但个子高，腰还有些粗。把那几个人一拦，说算了，几个人打一个不是男人。

这个人一拦，那几个人就不打周五了，回到了草铺上躺了下来。

有一个人没走开，他坐到了周五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让周五擦去脸上的血。这个人就是那个又高又粗的人。

读到这里，不用多说，你可能就会猜出来这个人是谁了。是的，没有错，他就是小说的第二个主人公，他的名字叫赵六。

赵六也是个军官，小军官，也就是个排长。打周五的是兵，赵六一喊，让他们不要打了，他们就不打了。军官的话，当兵的得听。

周五问：“你为啥救我？”

赵六说：“那么多人打你一个，还不服软，是条汉子。”

两个人的铺不挨着，聊了几回，赵六挪了过来，挪到了周五旁边。

两个人都抽烟，周五没有烟，赵六有。赵六是军官，能从手下人那里搞到烟。搞到了烟，不管多少，都给周五一半。如果只有一根，赵六就用手一掐，掐成两个半截，一人一半。

赵六问：“你咋当了八路？”

周五说：“八路在村子后边的山上，离得近。你咋当的兵？”

赵六说：“鬼子把村子烧了，想打鬼子。”

周五问：“咋没去当八路？”

赵六说：“没想那么多，走在路上碰到了一群兵，问他们干啥去，他们说去打鬼子，就跟着去了。”

周五问：“干了几年了？”

赵六说：“才两年。”

周五问：“两年就当排长了？”

赵六说：“不算个啥，一个排差不多全死了，谁活着，谁就当，你呢？”

周五说：“还是班长。”

这么说时，周五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章 逃 跑

落到鬼子手上，和落到魔鬼手上一样，说不上啥时候就得死。要想不死，只有一个办法，从这个俘虏营跑出去。

谁都这么想，谁都在找机会。这么多人，不可能一起跑，只能自己跑，顶多两三个人一块跑，人再多了不行。人多目标大，一跑就会被发现。只要被发现，抓回来，就用军刀砍脑袋。跑掉的，没被抓住。鬼子恼火，就拿没跑的人出气，把所有俘虏集合起来。为了把别人吓住，不敢再跑，鬼子就用了个凶狠的法子，跑一个就杀十个。鬼子一个小队长在俘虏中转，看谁不顺眼，用手一指，这个人就算完了。一看到鬼子小队长走过来，不管是谁心就乱跳。有一回，小队长在周五跟前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周五。当时，周五想，完了，得死了。还有一回，小队长走到赵六跟前，也站了一会儿。不过，不知为什么，没用手指他们。

这一次没指，不等于下次不指。

赵六说：“这样下去，早晚得死。”

周五说：“没别的法子，只能跑。”

赵六说：“跑吧。”

周五说：“跑。”

都想跑，可真要跑，不容易，要跑掉，更不容易。木棚的木板间有缝隙，连着好几日两个人除了吃饭，再不干别的事，趴在那棚板后面，看鬼子的哨兵来来回回有啥空子可钻。一大片空地上，四周围着铁丝网，一点遮挡物都没有，大白天要跑，鬼子老远就能发现，没法跑。

两人一商量，还是晚上跑。

那天晚上，刮大风。天本来就黑，一刮风，刮起好多沙土，把星星、月亮全挡住了，黑得更厉害。夜黑风高好放火，也一样好逃路。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

两个人抽掉了几块棚板，躲过了哨兵的视线，跑了出去。

跑的时候，怀里抱着一块棚板，早想好了，过铁丝网时，把棚板搭上去，踩着棚板过去，会少好多麻烦。风沙帮了忙，棚板也帮了忙。过了铁丝网，还没有被发现。两个人顾不上高兴，赶紧往远处的山上跑。山上有许多沟，还有许多树，只要跑到山上，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不过，就差一点要跑到山上时，还是让鬼子发现了。鬼子的大狼狗很厉害，被风沙挡住了，鬼子没有看见，可鬼子的狼狗鼻子太尖了，闻到了他们的气味，狼狗叫了起来。狼狗一叫，鬼子就知道有人跑了，马上端着枪，朝着狼狗叫的方向追过去。

偏偏这时风也停了，说是黑夜，可有月亮，并不那么黑。有狼狗带着，鬼子就看到了他们的影子。鬼子朝着影子乱开枪，一颗子弹擦到了周五的腿，伤得不重，可跑起来就没有那么快。跑了一会儿，周五就拉下了，赵六一看，身边没有了周五。再一看，周五在后面，一瘸一瘸的。赵六跑回来，问：“你怎么了？”

周五说：“我受了一点伤，你别管我，先跑吧。”

赵六说：“这咋行？”

赵六个子高，腰也粗，身上有劲，把周五一架，差不多是把周五扛

在了肩上。狗叫声越来越大了，子弹擦着耳朵乱飞。周五让赵六把他丢下，别管他。赵六也不说话，只管架着周五跑。

这么跑下去，肯定跑不掉。

周五说：“赵六，死一个，总比两个都死好。”

赵六说：“把你扔给鬼子，不如让我死。”

正说着，面前出现了一条河。河不宽也不深，河边长满了芦苇。赵六和周五下到河里，没有朝对岸跑，而是顺着河水漂游十几米后，躺到了河边的芦苇丛里。周五折了根芦苇，和赵六一人含了一根，整个身子，还有头，全淹到了水里，只露出芦苇管。这样就可以在水里边呼吸了。

鬼子到了河边，看不到人了。狼狗到了河边，也闻不到他们的气味，他们的气味让水冲走了。鬼子和狼狗在河边转了一阵子，没有找到周五和赵六，只好离开了。

鬼子走了，周五和赵六从水里钻出来，也怪，鬼子一走，周五的腿伤也不那么疼了，不用赵六架着也能走了。

走到了天亮，往后看，俘虏营的太阳旗没了影子，这才觉得累了，一下子走不动了。找了个大树，树下有一片软草，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说歇一会儿再走。两个人躺了下来，一躺下，马上就睡着了。

再醒过来，太阳到了树顶上。两个人都觉得饿，朝四周看，想看看有没有人家，好进去讨口吃的。看了一阵，没有看到人家。

周五说：“得想办法弄点吃的。”

赵六说：“你腿受了伤，不方便，你在这待着，我去找点东西。”

赵六站起来，走到附近一个草丛里。草很深，走进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没听到什么动静，周五想，这个家伙，是不是自己先走了。只想了一下，没有想下去。不用往下想了，又看见赵六了，他从草丛里钻了出来，手里抓了一条蛇。那条蛇很粗，和赵六的胳膊差不多粗。